



柳文卷之十六

說

天說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蘇魯果切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爲癰瘍疣贅癭痔蟲生之木朽而蝎音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而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冗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



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竅
慕以送死而又穴爲偃溲築爲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爲
川澗澗流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
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爲禍
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
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蕃而
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爲是呼且怨
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
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爲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
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
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

世之謂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癘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
其攻宄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
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癘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
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
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
其内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癘痔草木耶

鶻說

有鶻曰鶻者宄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
於其下者伺之甚孰爲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
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執
而上浮圖之跂馬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行往必背而

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
毛翮之物而不為仁義器耶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
望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齧古候切卵而知攫食決裂之
事爾不為其他凡食類之飢唯旦為甚今忍而釋之以有
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飢
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
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日以煦煦而默徐徐
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
鴆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宄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煦
煦者耶今夫鶻其立耀音然其動若呼號切然其視的然其
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之說

為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
泰清樂以忘飢

朝日說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僚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
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
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
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
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氏
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
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
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龔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為

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闥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其類足矣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爲之也僚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于世可乎余從之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孿踈癘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大醫以土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

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父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音觸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厲徃徃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呌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音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

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日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稽說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稽饋進有司以問稽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爲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于戶部戶部之詞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某癘疫于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稽乃通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得而見也祭之

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愒愒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爲心也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于人也以其誕漫愒愒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于人者何也予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爲之耶故其黜在神暴乎眊乎查貪乎罷弱乎非神爲之耶故其罰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以爲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蝗不爲災虎負子而趨是非人之爲則何以余曰子欲知

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爲則十年九潦八年
七旱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
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乘桴說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也與子路聞之喜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說曰海與桴與材皆喻也
海者聖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遊息者也桴者所以遊
息之具也材者所以爲桴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則天地之心者聖人之海也復者聖人之桴也所以復者
桴之材也孔子自以拯生人之道不得行乎其時將復於
至道而遊息焉謂由也勇於聞義果於避世故許其從之

也其終曰無所取材云者言子路徒勇於聞義果於避世
而未得所以爲復者也此以退子路兼人之氣而明復之
難耳然則有其材以爲其桴而遊息於海其聖人乎子謂
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由是而言
以此追庶幾之說則回近得矣而曰其由也與者當是歎
也回死矣夫或問曰子必聖人之云爾乎曰吾何敢以廣
異聞且使避世者得吾言以爲學其於無悶也捷焉而已
矣

說車贈楊誨之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
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

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爲功也不攻則速敗
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
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
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
衆車之說澤而杼山而侔上而輕下而軒且曳祥而曠左
革而長轂以戟巢焉而以望安以愛老輜以蔽內垂綏而
以收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于庭其類衆也然而其
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
者箱達而行之者輪恒中者軸掎磬而固者蚤長而撓進
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轅却暑與雨者蓋敬而可伏者
軾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楊氏仁義之材

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爲古辭冲然而有光其爲工也
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
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馬而且御乎物若轅
高以遠乎汚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
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駟牡駢駢六轡如琴孔氏
語曰左爲六官右爲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
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
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
蓄狗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
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
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謫龍說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兒戲郊亭上頃
然有奇女墜地有光曄然被緋裘白紋之裏首步搖之冠
貴游年少駭且悅之稍狎焉奇女頰壻名爾怒曰不可吾
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
卽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
中非若儷也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焉
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脩脩翳也因取裘反
之化爲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
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復吳子松說

子之疑木膚有怪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果氣之寓
歟爲物者裁而爲之歟余固以爲寓也子不見夫雲之始
作乎教蒲沒怒衝涌擊石薄水而肆乎空中偃然爲人拳
然爲禽敷舒爲林木竭苦曷嶮魚列爲宮室誰其搏而斲
之者風出洞窟流離百物經清觸濁呼召竅穴與夫草木
之儷偶紛羅雕葩剡芒臭朽馨香采色之赤碧白黃皆寓
也無裁而爲者又何獨疑茲膚之奇詭與人之賢不肖壽
夭貴賤參差不齊者哉是固無情不足窮也然有可恨者
人或權褒貶黜陟爲天子求士者皆學於聖人之道皆又
以仁義爲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辭窺貌逐其聲而覈
其所蹈者以升而降其所升常多蒙瞽音禍賊僻邪罔人

以自利者其所降率恒多清明冲淳不爲害者彼非無情
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猶反戾若此逾千百年乃一
二人幸不出於此者徵之猶無以爲告今子不是病而未
膚之問爲物者有無之疑子胡橫訊過詰擾擾焉如此哉

罷說

鹿畏貙勑俱切貙畏虎虎畏罷罷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
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爲百獸之音昔云持弓
矢矍火而卽之山爲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
貙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爲虎而駭之貙走而虎至
愈恐則又爲罷虎亦亡去罷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猝搏
挽裂而食之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爲罷之食也

觀八駿圖說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
爲之圖宋齊以下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鶩若翔若龍鳳
麒麟若螳螂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
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犧曰
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孔子如供音頭若是者其衆孟子
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
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
鬣四足而蹄斲草飲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
人有不足爲負販者有不足爲吏者有不足爲士大夫者
有足爲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締而清裘而煖一

也推進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羲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驂騮白羲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爲牛爲蛇爲俱頭爲龍鳳麒麟螳螂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俱頭之問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柳文卷之十六終

柳文卷之十七

傳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

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以或讎音

咸譽清疾病疔婢屢傷者亦皆樂就清求藥真速已清皆

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

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

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

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

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

運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
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
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
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
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戶棄沉廢
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
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
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
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
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下者衆矣市道交豈可
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
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
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
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
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
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
且碩茂莖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
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
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
旣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

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獲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殫饗以勞吏者且不

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童區寄傳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覬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漢官因為已利苟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為余言之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

寄僞兒啼恐慄爲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爲市
一人臥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
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僮大駭將殺童遽曰爲兩
郎僮孰若爲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
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
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卽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
僮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卽燼火燒絕之雖瘡手勿
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
當爲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
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証奇之留爲小
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

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梓人傳

裴封叔之弟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當作隙宇而
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龔斲之器問其能曰吾
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
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
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
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
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
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
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

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

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工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

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傳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魚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

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揚氏潛其名

李赤傳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爲歌詩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

狂易病惑耶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
卽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
解其中走去赤怒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爲者赤乃
就牖間爲書輾而圓封之又爲書博封之訖如廁久其友
從之見赤軒厠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
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
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而
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
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厠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厠遂行
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厠友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汗衆
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

酒行友未及言已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厠舉
其牀捍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
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
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急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
足厠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爲書讀之蓋與
其母妻訣其言辭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
其病心而爲是耶抑故有厠鬼耶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
爲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爲若是乃反以世爲
溷溷爲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
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爲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
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又何暇赤之笑哉

蝟音蝟蝟音蝟傳

蝟蝟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印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已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

曹文洽韋道安傳元闕

柳文卷之十七終

柳文卷之十八

騷

乞巧文

庚

柳子夜歸自外夜有設祠者饗餼馨香蔬果交羅插竹垂綏剖瓜大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維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倘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偃僂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于天軫轄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

大拙是通篇眼目四誘
總挈

人以為拙一層

自甘于拙一層

此段承上起下以人之
巧形已之拙為後三

段張本

趨走之拙

語言之拙

文章之拙

天孫不樂其獨得真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儼於神
夫于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靈氣翕歛茲辰之良幸
而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
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
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龜龜螺蚌皆音皆有
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仿佯為狂局束為諂吁吁為詐
坦坦為柔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已所
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抵巇中心甚憎為彼所竒
忍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曾不
懼疑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扑朔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
彼且不耻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慙彼則大喜臣

效之瞋怒叢已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任吠狴狂
岸音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睢眦逆走魄道神叛欣欣巧夫徐
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
昂鬪胃衝突鬼神恐怖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一
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於臣恒使玷
黜脊脊騫騫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搖脣一發徑
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踴躍拘牽彼雖佯
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暗抑銜冤孽皆音流血一辭莫宣
胡為賦授有此竒偏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吟哢
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
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啞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

此處方說乞巧所祈乃
者只是此種真寫錄
世之侯卿士

一時以俟。悠矣。勞羅萬金。不鬻契。帶跪呈。豪傑投棄。不有
眉曠音頻頰感。喙音歐大。赦而歸。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
窮臣若是。卒不余昇。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
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啞舌。納以
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音奉
齋音齋為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彼獨何人。長享終天。
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
有青輿音朱裳。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
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為。汝之所欲。汝自
可期。胡不為之。而誑我為。汝唯知耻。諂貌。淫辭。寧辱不貴。
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

為大失。不汗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
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
以死。誰惕。

罵尸蟲文 并序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記。
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于帝。以求饗。以是。人多謫過。
疾厲。天死。椰子。特不信。曰。吾聞聰明正直者。為神。帝神之
尤者。其為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陰穢。小蟲。縱其狙
詭。延其變詐。以害于物。而又悅之。以饗其為。不宜也。殊甚。
吾意斯蟲。若果為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于下土。以殄
其類。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苛慝不作。然後為帝也。余

既處卑不得質之于帝而嫉斯蟲之說爲文而罵之
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陰幽跪及而寓乎人以賊厥靈
膏盲是處兮不擇穢卑潛覷默聽兮導人爲非冥持札牘
兮搖動禍機卑陬奉縮兮宅體險微以曲爲形以邪爲質
以仁爲凶以僭爲吉以淫諛誣誣爲族類以中正和平爲
罪疾以通行直遂爲顛蹶以逆施反闔爲安佚譖下謾上
恒其心術妬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竊出走讒
于帝遽入自屈慕然無聲其意乃畢求味已口胡人之恤
彼脩蚘胡救切恙心短蟻穴胃外搜疥癩下索瘦力闔切痔侵
人肌膚爲已得味世皆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刮殺聚毒攻
餌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必爲利帝之聰明宜

好正直寧縣嘉饗荅汝讒慝叱付九關貽虎豹食下民舞
躍荷帝之力是則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之生速滅汝之
精葍收震怒將勅雷霆擊汝鄴都糜亂縱橫俟帝之命乃
施于刑羣邪殄夷大道顯明害氣永革厚人之生豈不神
且聖歟祝曰尸蟲逐禍無所伏下民百祿惟帝之功以受
景福尸蟲誅禍無所廬下民其蘇惟帝之德萬福來符臣
拜稽首敢告于玄都

斬曲几文

后皇植物所貴乎直聖主取焉以建家國巨爲棟楹齊爲
闡闕外隅平端中室謹飾度符各切焉以几維量之則君子
憑之以輔其德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茲採木以限肘腋

歌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竒邪用絕繩墨勾身陋狹危足
僻側文不得舒脅不遑息余胡斯蓄以亂人極追咎厥始
惟物之殘稟氣失中遭生不完託地境堦堦交埜反時燠寒
鬱悶結澀瘡寒艱難不可以遂遂虧其端離竒詰屈縮惡
蟻音元五官蟻音元切含竭孕蠹外邪中乾或因先容以售其蟠病
夫甘焉制器以安彼風毒敗形陰沴遷魄禍氣侵骨淫神
化脉體不筋倦榮乖衛逆乃喜茲物以爲已適器之不祥
莫是爲敵烏可昵近以招禍癖且人道甚惡惟曲爲先在
心爲賊在口爲愆在肩爲僂在膝爲攣戚施躄跛匍匐拘
拳古皆斥遠莫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木盜泉朝歌迴車簡
牘載焉昭王市骨樂毅歸燕今我斬此以希古賢諛諛宜

惕正直宜宣道焉是達法焉是專咨爾君子曷不乾乾旣
和且平獲祐于天去惡在微慎保其傳

宥蝮蛇文 并序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蝮蛇犯於人死不
治又善伺人聞人咳喘步驟輒不勝其毒捷取巧噬肆其
害然或慊不得於人則愈怒反齧草木草木立死後人來
觸死莖猶墮指孿腕腫足爲廢病必殺之是不可留余曰
汝惡得之曰得之榛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旣乎曰不可其
類甚博余謂僮曰彼居榛中汝居宮內彼不汝即而汝即
彼犯而闕死以執而謁者汝實健且險以輕近是物然而
殺之汝益暴矣彼耕獲者求新蘇者皆土其鄉知防而入

焉執耒操鞭持艾扑以遠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榛者也密
汝居易汝庭不凌奧不步閭是惡能得而害汝且彼非樂
爲此態也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命之氣形甚怪僻氣甚
禍賊雖欲不爲是不可得也是獨可悲憐者又孰能罪而
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爲若是叩其脊論
而宥之其辭曰

吾悲乎天形汝軀絕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脊屈脅惟行之
緜目兼蜂蠱色混泥塗其頸感而私且其腹次私且余寒
鼻鈞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銜毒而越志斲害物陰妬潛
狙汝之稟受若是雖欲爲毒爲蠱戾焉可得已凡汝之
爲惡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搖風動百毒齊起

首拳脊努咄舌搖尾不違其凶若病乎已世皆寒心我獨
悲爾吾將難吾庭甚吾楹窘吾垣嚴吾侷俾與草不植而
穴隙不萌與汝異途不相交爭雖汝之惡焉得而行嘻造
物者胡甚不仁而巧成汝質既稟乎此能無危物賊害無
辜惟汝之實陰陽爲戾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戮是扶救
切宥汝于野自求終吉彼樵堅持艾農夫執耒不幸而遇
將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惠實大他人
異心誰釋汝罪形既不化中焉能悔嗚呼悲乎汝必死乎
毒而不知反訟乎內今雖寬焉後則誰資陰陽爾造化爾
道烏乎在不悲歎

憎王孫文 并序

獲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獲之德靜以恒類仁讓
奉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
有難則內其柔弱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
熱嘯呼羣萃然後食術術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
植故猿之居山恒鬱然王孫之德躁以躡勃諍號啾啾好
不相善也食相噬齧行無列飲無序乖
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藉披
攘木實未熟輒齧投注竊取人食皆知自實其嗛山之
小草木必變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恒蒿
然以是獲羣衆則逐王孫王孫羣衆則齧華獲獲棄去
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余棄山間久見

其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悠兮其上羣山胡茲鬱鬱而彼瘁兮善惡具居其間
惡者王孫兮善者獲環行遂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憎
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跟叫躡兮衝目宜斷墟市外以
敗物兮內以爭羣排闥善類兮譁駭披紛盜取民食兮私
已不分充噉果腹兮驕傲驩欣嘉華美木兮碩而繁羣披
競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喧居民狀苦兮號寫曼
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獨不聞獲之仁兮受逐不
校退優游兮惟德是做庶來同兮聖囚禹稷合兮凶誅羣
小遂兮君子違大人聚兮孽無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康
既兆其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

可惜憶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逐畢方文 并序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尚五六發過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處老弱燔死晨不覺瞑不燭皆列坐屋上左右視罷音疲不得休蓋類物爲之者訛言相驚云有怪鳥莫實其狀山海經云章義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與訛火若今火者其可謂譌歟而人有以鳥傳者其畢方歟遂邑中狀而圖之襍而磔之爲之文而逐之

后皇庇人兮敬授羣材大施棟宇兮小蔽草萊各有攸宅焉時闔而開火炎爲用兮化食生財胡今茲之怪戾兮日十爨而窮災朝儲清以聯邃兮夕蕩覆而爲灰焚傷羸老兮炭死童孩叫號隳突兮戶駭人哀袒夫狂走兮倏忽往來鬱攸孽暴兮混合妖台民氣不舒兮僵踣顛頽休炊息燎兮不伏煨煤門甍晦黑兮啓伺姦回若墜之天兮若生之鬼兮行不訛兮國恐盍已問之禹書畢方是崇嗟爾畢方兮胡肆其志皇曾聰明兮念此下地災皇所愛兮傑死無貳幽形扇毒兮陰險詭異汝今不懲兮衆慙咸至皇斯震怒兮殄絕汝類祝融悔禍兮回祿屏氣大陰施滅兮玄冥行事汝雖赤其文隻其趾逞工術巧莫救汝死黠知亟去兮愚乃止此高飛兮翺翔遠伏兮無傷海之南兮天之裔汝優游兮可卒歲皇不怒兮永汝世日之良兮今速逝

急急如律令

辯伏神文并序

余病痼_切且悸謁醫視之曰唯伏神為宜明日買諸市烹而餌之病加甚召醫而尤其故醫求觀其滓曰吁盡老芋也彼鬻藥者欺子而獲售子之惜也而反尤於余不以過乎余戍然慙愾然憂推是類也以往則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乎人者眾矣又誰辯焉申以詞云

伏神之神兮惟餌之良愉心舒肝兮魂平志康啟開滯結兮調護柔剛和寧悅懌兮復彼恒常休嘉訢合兮邪怪遁藏君子食之兮其樂揚揚余始於理兮榮衛蹇極伏盃積塊兮悸不得息有醫導余兮求是以食往沽之市兮欣焉

有得滌濯饜烹兮直恃爾力反增予疾兮昏憤馮_音塞余駭其狀兮往尤于醫徵滓以觀兮既笑而嘻曰子胡昧愚兮茲謂蹲鴟處身猥大兮善植圩卑受氣頑昏兮陰僻歆危累積星紀兮以老為奇潛苞水土兮混雜燥_專不_專幸充腹兮唯廼之宜野夫伎害兮假是以欺而肌刻貌兮觀者勿疑中虛以脆兮外澤而夷誤而為餌兮命或殆而今無以追兮後慎觀之嗚呼物固多僞兮知者蓋寡考之不良兮求福得禍書而為詞兮願寤來者

憩螭文并序

零陵城西有螭室于江法曹史唐登浴其涯螭牽以入一夕浮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耶於是作憩

螭投之江曰

天明地幽孰主之兮壽善夭殤終何爲兮堆山醜江司者
誰兮突然爲人使有知兮畏危慮害趨走祇兮父母孔愛
妻子嘻兮出入公門不獲非兮泚泚湘流清且微兮陰幽
洞石蓄怪螭兮胡濯茲熱卒無歸兮親戚叫號閭里思兮
魂其安游觀湘纍兮嗟爾怪螭害江湄兮涎泳重瀾物莫
威兮螻形決目潛伺窺兮膏血是利私自肥兮歲旣大旱
澤莫施兮妖猾下民使顛危兮充心飽腹肆敖嬉兮洋洋
往復流逶迤兮惟神高明胡縱斯兮蔑棄無辜逞怪姿兮
胡不降罰肅川坻兮舟者欣欣游者熙兮蒲魚浸用吉無
疑兮牲牲玉帛人是依兮匪神之想將安期兮神之有亡
於是推兮投之北流心孔悲兮

哀溺文

并序

零陵之氓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絕湘水
中濟船破皆游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其侶曰汝善游
最也今何後爲曰吾嘗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
搖其首有頃益急已濟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
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爲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
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文吾哀溺者之
死貨兮惟大氓之爲憂世濤鼓以風湧兮浩混蕩而無舟
不讓祿以辭富兮又旁窺而詭求手足亂而無如兮負重
踰乎崇丘旣浮順而滅脊兮不欲釋利而離尤呼號者之

莫救兮愈搖首以沉流髮披髮如陽以舞瀾兮魂悵悵而
焉遊龜龜直進以爭食兮魚鮪族而為羞始貪贏以嗇厚
兮終負禍而懷讎前既沒而後不知懲兮更攬取而無時
休哀茲氓之蔽愚兮反賊已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諫兮姑
指幸者而為謀夫人固靈於鳥魚兮胡昧爵而蒙鈎大者
死大兮小者死小善游雖最兮卒以道夭與害偕行兮以
死自繞推今而鑒古今鮮克以保其生衣寶焚紂兮專利
滅榮豺狼死而猶餓兮牛腹尸而不盈民既貧貧而無知
兮故與彼咸謚為氓死者不足哀兮冀中人為余再更噫

招海賈文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兮顛倒

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墮突滄茫無形兮往來遽卒陰陽
開闔兮氛霧滄渤君不返兮逝恍惚舟航軒昂兮下上飄
鼓騰趨激教曉嶼兮萬里一觀萃入泓坳於交兮視天若
畝奔螭出扑兮翔鵬振舞天吳九首兮更笑迭怒垂延閃
古今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為虜黑齒棧齒鱗魚文肌
三角駢列兮耳離披反斷又牙踔歛音崖蛇首稀鬣虎豹
皮羣沒互出謹邀嬉良腥百里霧雨彌君不返兮以充饑
弱水蓄縮其下不極投之必沉負羽無力鯨鯢疑畏滛滛
嶷嶷君不返兮卒自賊怪石森立涵重淵高下迺置滔危
顛崩濤搜疏剡戈鋌時連君不返兮春霍沉顛其外
大泊評齋於倫淪終古廻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

不返兮亂星辰東極傾海流不屬泯泯超忽紛盪沃殆而
一跌兮沸入湯谷舳艫霏解梢若木君不返兮魂焉薄海
若嗇貨號風雷巨鼇領首丘山頽猖狂震號翻九垓君不
返兮糜以摧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恟駭愁
苦而以忘其歸上黨易野恬以舒蹈蹂厚土堅無虞歧路
脉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鍾擊
鮮恣歡娛君不返兮欲誰湏膠鬲得聖捐鹽魚范子去相
安陶朱呂氏行賈南面孤弘羊心計登謀謨煮鹽大冶九
卿居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爭下車逍遙縱傲世所
趨君不返兮謚爲愚咨海賈兮賈尚不可爲而又海是圖
死爲險魄今生爲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君軀 終

柳文卷之十九

弔贊箴戒

弔萇弘文

有周之羸兮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爲侯威強逆制
兮鬱命轉幽疹蠱膠密兮肝膽爲尤奸權蒙貨兮忠勇以
劉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橫軀以
抑嵩高坳陔夫爾兮舉手排直壓弱之不慮兮堅剛以爲
式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寤
夫讒賊卒施快於剽殺兮恒就制乎強國松柏之斬刈兮
蒼茸欣植盜驪折足兮寵驚抗臆鷲鳥之高翔兮孽狐惴
而不食竊畏忌以羣朋兮夫孰病百而伸一挺寡以校衆

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威傲兮茲固蹈殆而違安殺
身之匪予戚兮閔宗周之不完豈成城以夸功兮哀清廟
之將殘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爲謾聲姑舍道以從
世兮焉用夫考古而登賢指白日以致憤兮卒頽幽而不
列版上帝以飛精兮黜感寒廓而殄絕竭馮雲以狃感黯
愬兮終冥冥以鬱結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超忽心
沅泗其不化兮形凝冰而自慄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之
操陷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偷以
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以與爲友比干之以仁義類
兮緬遼絕以不羣伯夷殉潔以莫怨兮孰克執其遺塵苟
端誠之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

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敬弔忠甫

弔屈原文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擊蘅
若以薦芳願荒忽之顧懷兮與陳辭而有光先生之不從
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進御
羔衷牝雞咿嘷兮孤雄束咮哇哇咬環觀兮蒙耳八呂
董喙以爲羞兮焚棄稷黍犴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
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棖折火烈兮娛嬉笑舞讒巧之曉
曉兮惑以爲咸池便媚鞠惡兮美愈西施謂謨言之臣誣
兮反寘瑱而遠違匿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爲何
先生之凜凜兮厲鍼石而從之但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

之遲遲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
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
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
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
生之惘惘胡本惘惘兮滔大故而不貳沉璜蹙佩兮孰幽
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
鬢鬢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眶呵星辰而
驅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雷電兮苟爲是之荒
茫耀姱辭之矐朗兮世果以是之爲狂哀余衷之坎坎兮
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平忠誠
之旣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芊音爲屈之幾何兮胡獨焚

其中腸吾哀今之爲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
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
旣媮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弔樂毅文

許縱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樂生之墓余聞而
哀之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

大厦之騫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軸兮乘者棄之嗚呼夫子
兮不幸類之尚何爲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畏死疾走
兮狂顧傍徨燕復爲齊兮東海洋洋嗟夫子之專直兮不
慮後而爲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亡惜功美之
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不能兮無亦惡是之違

違仁夫對趙之惻款兮誠不忍其故邦君子之容與兮彌
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長踞陳辭以
憤涕兮仰視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謂何兮言余心之不臧

伊尹五就桀贊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
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
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
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
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
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
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

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
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
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
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
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
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又不親
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毫殷猶不忍其
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異一卒無其端
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而音黜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
人無形與道為俱道之為大為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

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爲誨

梁丘據贊

齊景有嬖曰梁丘子同君不爭古號媚士君悲亦悲君喜亦喜曷賢不贊卒贊于此媚予所仇激贊有以梁丘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已晏子躬相梁丘不毀恣其爲政政實允理時睹晏子食寡肉缺味愛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隊後之嬖君罕或師是導君以諛聞正則忌讒賢叶惡民蠹國圯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丘可思又况晏氏激贊梁丘心焉孔率

霹靂琴贊引

霹靂琴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爲也始枯桐生石上說者言有蛟龍伏其窟一夕暴震爲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磔然倒臥道上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人聞取以爲三琴琴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於火爲異是琴也旣良且異合而爲美天下將不可載焉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贊辭識其越之左與右以著其事又益以序以爲他傳辭曰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旣良而異爰合其美超實爲之贊者柳子

尊勝幢贊 并序

以佛之爲尊而尊是法嚴之於頂其爲最勝宜也旣尊而

勝矣其爲拔濟尤大塵飛而災去影及而福至睦州於是
誠焉不疑龔石六觚其長半尋乃篆乃刻立之爲福馬孺
人之墓孺人之生奉佛道未嘗敢怠今旣沒睦州又成其
志擇最勝且尊之道文之於石以延其休則其生佛所得
佛道宜無疑也贊曰
世所尊兮又尊道勝無立兮以爲寶拔大苦兮升至真靈
合贊兮神而神駕元氣兮濟玄津誰爲友兮上品人德無
已兮石無磷延永世兮奠坤垠靈受福兮公之勤

龍馬圖贊

并序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形好
事者涿人盧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拳毛環目

肉鬣馬之靈怪有是耶居帝閑爲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
籍鳴和鑾者數十事遇禍亂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
化爲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于時其去也存其神
是全德也旣覩其形不可以不贊靈和粹異孕至神兮保
尾童鬣疏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理平和樂百樂陳
兮鳴鑾在御太路遵兮世旄道悖還吾真兮哀鳴延首慕
水濱兮沛焉潛泳旋齋淪兮淵居海逝靈無鄰兮出處孔
時類至仁兮嗟爾衆類孰是倫兮進昏死亂阡厥身兮匪
馬之慕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誠懼箴

人不知懼惡可有爲知之爲美莫若去之非曰童昏昧昧

勿思禍至而懼是誠不知君子之懼懼乎未始幾動乎微
事遷乎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中央道符乃順而起起而
獲禍君子不耻非道之愆非中之詭懼而爲懼雖懼焉如
君子不懼爲懼之初

憂箴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可常常則
誰憚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吾將告子有聞不行
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
誠懇過又不及憂之大方唯是焉急內不自得甚泰爲憂
省而不疚雖死優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之先見乃可
無過告子如斯守之勿墮

師友箴 井序

今之世爲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爲人友者
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
以爲箴旣以儆已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
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
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久死二人可作懼吾不似
中焉可師耻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丐
爲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
敬爾無忽

敬戒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施施乃亡晉敗楚鄢音范文為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抵益為瑜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耆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三戒并序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已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收得麋麋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稍大忘已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庞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慙慙惙惙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已也甚恐

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嚼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厖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爲已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施音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鬪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

人來居鼠爲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曩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貓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臭字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恒也哉

